

灶屋墙上看“电影”

彭建华

“灶屋”，是我们湘南农村的土话。顾名思义，就是灶所在的屋子。

昔年农村，煮菜做饭烧的都是茅柴稻草。在一间房屋里截一个角落，用大土砖盘二三口灶，灶门口摆一条长板凳，再在凳后墙脊里堆放柴草。这个所在，就是我们农家一日三餐的灶堂，这间屋子也就叫灶屋。

那时候，家家户户房子少，这灶屋并不仅仅只是用来煮菜做饭，还在里面放张桌子吃饭，或供小孩子读书作业。有的人家甚至“半边火炉半边床”，连卧室都兼顾了。

派了如此多用场的一间灶屋，肯定是非常的逼仄了。那么，灶屋里放电影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
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一年想看场电影，那可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。记得我看的第一场电影，是跟着奶奶到县城走亲戚，在大街上看的。放的什么内容，记不得了。但是，黑白，而且还是无声影片，这是肯定的。从此，电影就融入了脑子，让我魂萦梦绕。幸而渐渐地，居然有很多场合让我再看到了“电影”。印象最为深刻的，就是自家灶屋墙上的“电影”。

我家六口人，只有二间半屋。父母带弟弟住一间。砌了关鸡的鸡茆，再放箩筐芋箩簸箕锄头耙头等农具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又占半间。我和奶奶，只能住到灶屋里了。

灶屋乃土砖所砌，内墙用泥巴拌谷壳打了底，因年代已久，加上烟薰火燎，四面墙便呈现出犹如父辈们黄里透黑的脊背的颜色。那时候，吃的是生产队工分饭，傍晚了大人们才收工。回来后还关鸡喂猪，去自留地给种的蔬菜淋水施肥，然后才弄吃的。待饭菜端上桌，天全黑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们朱公塘还没用上电，一盏煤油灯在风中摇曳着微弱的火花，就放在餐桌上，一家人都围着吃饭。

突然有一天，就在这样的场景里，我居然在吃饭的过程中，在自家的灶屋里看到了“电影”。

煤油灯光虽然昏暗，但毕竟还有亮光。它的照射，将所有人的身影扩大，再投放在四面墙上。无论我们伸筷夹菜、端碗扒饭，只要身子稍微摆动，这所有的动作全在墙上显示出来。看两根细小筷子在墙上变得如烧火铁钳一般粗壮，且一张一合，滑稽无比，简直比我先前看的黑白无声电影还要精彩。那一次，我看呆了，手里的饭碗掉到地上摔碎还全然不知，直到脑壳上挨了母亲二力挖指，吃了痛才从“电影”的梦游中回来。

当然，“电影”不仅仅这些。那时候一到冬天晚上，周家院子德贵来朱公塘说书，是让我最是欢喜的。他是父亲在大队经济场的好友，常被拉到家来玩。德贵读过不少古书，久而久之就被人怂恿着说书讲故事。他就坐在饭桌边，被一帮坐在板凳上的人众星拱月，我和四五个大人则在我的床上捂被窝，十几条腿伸在里面，暖烘烘的。

被挑长了灯芯的煤油灯，在饭桌上努力地发出比平时更亮堂的光。我一边听故事，一边神奇地看着四面墙上晃荡不定的脑壳投影，听书的那份欢喜，就越发浓郁了——这分明就是一场神奇的有声电影啊！再后来，德贵开始学习打渔鼓，一板一式全在墙上“放映”出来。他唱的丫环、小姐、公子、员外，甚至是神仙、妖魔等等，我都能凭着想象，从墙上“电影”里找出对应的图像。

从此，这便成了我独自的保留节目。即使德贵不来打渔鼓，每天晚上我仍是有得“电影”看，而且总是在那吱吱呀呀的轻音乐中，安然入睡。

这是奶奶为我放的专场“电影”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天晚饭后，奶奶都要纺棉纱。一架纺车摆在煤油灯前，她左

手摇动竖立的大转盘，右手两指夹一白猫尾巴似的棉花条，一伸一收来回往复。慢慢地，棉花条变短变没，纺车上的纱棒子却一层层变臃肿，仿如一只白色的奇大枣核。这一切的动作，连同那时长时短的细纱线，都被放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，然后映在身后墙上。而纺车被摇发出的“吱呀吱呀”声，就是这场“电影”美妙的背景音乐了。听着听着，我就进入了梦乡。数十年后，再听舒伯特《小夜曲》，我总是想起奶奶纺车摇出的旋律。

再后来，即便是一个人在家，我也能凭着自己发现的“电影”，自得自乐。我用一双小手，在屋子墙上“演”出小猫小狗各种动物，还有自己见过的独轮车、犁耙之类各种东西。那份快乐，深植于心，不仅让幼小的我不会苦寂，甚至滋润了我整个人生。早些年，我在东莞做一份普工，经常用车轮打磨一种生锈链条，于那凸凹不平的磨面色差中，总能看出高山流水、飞禽走兽的图案。每当此刻，便沉浸其中，心如止水，波澜不惊，我诗意地称之为“聆听花开的声音”。现在想来，这与我童年灶屋上看“电影”的经历，似乎有着某种“血脉”的联系。

前不久的晚上，去一朋友家做客。主人小女儿缠着我讲故事，我就说了这个灶屋墙上放“电影”的故事给她听。

没想到的是，小姑娘居然不相信。她环顾了四周墙壁，对我大声说：哼！你骗我。看，哪有电影？是的，白晃晃的墙上，无论哪一个方向，都没有我们身体的投影。我看看头顶天花板上众星拱月似的二大数小的灯们，再瞧瞧四面雪白的墙壁，整个房子就仿如一个巨大的发光体，身置其中的我们，哪还能找得见自己的影子呢？

看着一脸憧憬又显得有点茫然的小姑娘，我不想为自己的“骗”去辩解。我只是说，长大了，你就会明白。

大年三十衡山站

蔡晓曦

雪花飞舞，漫天皆白。我在衡山县两路口汽车站外久久徘徊，用焦虑的目光扫视雪地上来来往往的车……

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个大年三十的上午。

这天清晨，我和妻子携5岁的理儿从株洲出发，坐火车到衡东。刚下车，天空就飘起了雪花，我们在风雪中乘轮渡、过湘江、徒步2公里，来到107国道旁的衡山汽车站，拟换乘汽车去20多公里外的福田铺岳父母家。

时值年关，漂泊异乡的人们正行趾匆匆、日夜兼程地从天南地北踏归途、赶回家——故乡的山水和亲人在呼唤着他们。

彼时的衡山汽车站，熙熙攘攘，人多车少，去福田铺的车票早已售罄。此刻，雪越下越大，如果在风雪中徒步去岳父母家，天寒地滑，挈妇将雏，难度可知。身困风雪弥漫的衡山汽车站，我真感到束手无策。好在候车室生着火，暖暖的。我把妻儿安顿好，独自在室外的走道上徘徊，以排遣心中的焦虑，同时想碰碰运气，也许遇到好心人，搭上顺风车。

俗话说，无巧不成书。时近中午，一辆九座的“三菱”面包车忽然从国道上驶下，缓缓地停泊在汽车站的前坪，车门打开，下来几个人。我见状迅疾上前，热情地和司机打招呼：

“司长您好！请问这车去哪？”

“去白果。”年近半百的司机答道。

“我们要去福田铺，买不到车票，可以搭乘你们的车吗？”我向司机简述当下的窘况。

“可以啊。快去叫你的妻儿一起上车吧，大雪天回家真不易！”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位领导模样的中年人听到我和司机的对话，爽快而热诚地答道。

大年三十，在银装素裹的衡山脚下遇上素昧平生的好心人，我感动不已，连忙跑进候车室，牵儿唤妻，一道登上面包车。

车子立马启动，迎着漫天风雪向前驶去。车内开着空调，暖暖的。我和萍水相逢的好心人聊天，感受他们的真诚和温暖。原来这车是衡阳市某单位的，年关迫近，公务繁忙，只好赶在大年三十将职工送回家——过大年、庆团圆。

车外风雪交加，车内温暖如春。聊着聊着，不觉福田铺到了，车子稳稳地停在公路旁，我们随即下车。汽车徐徐启动，向风雪弥漫的前方驶去，渐行渐远。我们站在那里，不停地朝渐渐消失在风雪中的面包车挥手……

老家的腊八粥

贾君豪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每年的腊八节，耳旁总是回响着这句老家方言。

腊八节，在老家是很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是要吃米饭的。南方鱼米之乡的人你还真别笑，这对于我那以面食为主的老家来讲，已算是很有仪式感了。农村人不讲究，吃个米粥或者米饭就算是过节了；城里人或许会熬个八宝粥，整几个菜，倒一壶酒，邀三五好友热闹热闹。但，无论如何，腊八节在老家是绝对不能忽视的。

小时候，我是很向往腊八节的，因为过了腊八就快到小年了，过了小年马上就是春节。春节是要买新衣服，吃好吃的，收压岁钱的，这三样可是至今留存在我脑海里的最深印象了。一般过了腊八，各家各户就要置备年货，大户人家是要向村里乡亲大量定购土猪土鸡土鸭的，定晚了那可是绝对买不到或者买不了所需那么多的。那时候的猪、鸡、

鸭、鹅是不喂饲料，不含激素的，一年到头，长多大就多大，有的一头猪喂一年也就一百来斤，但煮出来的肉闻起来都可以馋得你哈喇子直流。

慢慢地，我长大了，在外读书、在外工作，渐渐地也就淡化了腊八节。但无论怎样，我都会在这一天去喝一碗腊八粥。其实，我是很不喜欢吃煮熟的莲子、桂圆、银耳、红豆的，总感觉还是爸妈熬的白米腊八粥有味道，用料再好的八宝粥怎么吃也吃不出那种乡味，这应该算是最不知道养生、最不懂得粥该怎么吃的了吧。前几天和儿时玩伴聊天，他突然问了我一句，你现在还喝稀饭吃馒头吗？我竟一时语塞，稀饭那种水烧开后冲面糊进去什么也不放的面糊汤，是只有回老家偶尔要求亲人做才能喝得到的，细细品味，竟然忘记了那种淡淡的麦香。

不知道这算不算矫情。有时候，朋友圈里的一道家乡菜就能勾起自己的馋

虫，有时候为了吃上家乡的卤面条，从不做面食的自己对着抖音一招一式地去学，屡试屡败、屡败屡试，吃着那蒸糊的面疙瘩也还很香。也不知有多少次，踏遍全城去搜寻那种能够让味蕾销魂的馍馍、面条、汤，却始终找不到。一踏上那块熟悉的土地，胡辣汤、烩面、水煎包、油馒头便是直奔去吃的对象。这不是矫情，更不是在外过得有多好，这是一种甩也甩不掉、扔也扔不尽的乡愁。

老家有句话：吃吧，吃饱了不想家。是啊，吃饱了就再也想不起那淡淡的乡愁。曾几何时，抱着“男儿立志出乡关，业不成名誓不还”的老家人，耳边是否有过包子油馍胡辣汤的回响？这样的美食就和腊八粥一样，是可以代替却绝对不能替代的老家味儿。

腊八节这天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有人为你立黄昏，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。故地有明月，何美异乡圆？